

佛朗哥與西班牙

李鍾桂

一 前言

本月二十日，西班牙政府宣布現年八十二歲的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元帥（Generalissimo Francisco Franco）於清晨四時四十分因心臟衰竭，在馬德里和平醫院逝世，結束了他歷時三十三天對抗病魔的求生掙扎①，也結束了他對西班牙長達三十六年的鐵腕統治。

自本月二十日開始，西班牙全國為佛朗哥元帥哀悼三十天，本月二十三日為佛朗哥元帥舉行國葬，其所選定的繼任人卡洛斯王子（Prince Juan Carlos）於本月二十二日就任為四十四年以來西班牙的第一位國王②。使西班牙邁向一個新的紀元。

佛朗哥元帥的病逝，為西班牙帶來了愁雲哀傷，他一生的事略，對西班牙的功過，以及新王卡洛斯登基，政權更迭，西班牙恢復波旁王朝之後，西班牙未來的前途如何，不僅為歐洲各國所關懷，而且為世人所矚目的問題。

二 佛朗哥的生平事略

佛朗哥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出生於西班牙臨大西洋邊加里西亞（Galicia）地方的一個富有農家③。一九〇五年進入西國軍校，畢業後即派往駐屬摩洛哥殖民地屯軍擔任軍官。一九一四年因為平定土人暴動有功，被破格晉陞為陸軍少校。一九二一年，因為他作戰英勇，以驍勇善戰聞名全國，並榮任摩洛哥客籍義勇軍司令官④。一九二三年巴塞隆納的軍區司令李維拉（General Mignel Primo de Rivera）執政，厲行獨裁，但因不堪西班牙多年與摩洛哥苦戰，決定放棄摩洛哥。當時佛朗哥却抗命，李氏非但不處罰佛朗哥，反而為他堅強愛國的性格所感動，又使佛朗哥晉陞為將官。一九三〇年李維拉下野，國內面臨空前危機。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西班牙舉行全

國大選，決定國體，結果選擇共和政體派獲勝。終於在四月十四日，阿爾豐索十三世（Alfonso XIII）宣告退位，流亡法國，於是西班牙第二共和正式產生⑤。但是從此左右兩派衝突迭起，政局動盪不安，全國較大城市的議會都為左派勢力所掌握。一九三六年二月，左派的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執政後，佛朗哥被迫調至非洲西部的加拉里亞羣島任總督，西班牙更陷於暴亂、罷工的嚴重情勢。七月十三日由於議會保王黨領袖索德羅（Calvo Sotelo）非法被殺，頓使憲法成為具文，羣情激憤，七月十八日佛朗哥的反共之師即在北非起義，西班牙內戰遂告爆發。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西班牙各軍事領袖的集會磋商下，決定成立臨時政府，公推佛朗哥將軍為國家元首，並任最高統帥，總攬軍政大權，領導全國革命。由於「人民陣線」獲得蘇俄的大力支持；佛朗哥獲得德國與義大利大量裝備與武器的供應，雙方進行了三年半慘烈的戰爭，佛朗哥將軍終於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進軍馬德里，擊敗了共和政府，而就任西班牙國民軍政府的元首。先後經過德、義、法、英等國的承認，西班牙內戰於四月一日正式結束，第二共和也宣告終止，佛朗哥政府代之而起。

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經國會通過西班牙是一個天主教代議制的王國，佛朗哥被任為終身職的國家元首。直至一九六九年，佛朗哥元帥以年老體弱，向國會提名西班牙最後一位國王阿爾豐索十三世之孫卡洛斯王子為其繼承人。然而始終不肯將元帥的權力移交卡洛斯王子。一九七四年七月佛朗哥元帥罹患重症，曾一度指定卡洛斯為臨時元首，卡洛斯執政了四十三天，佛朗哥康復，又重新執政⑥。今年十月三十日因為佛朗哥元帥病情嚴重，命在旦夕，才宣布政權暫時移交卡洛斯王子。

佛朗哥元帥是一位典型的西班牙國家英雄，他的勇氣與毅力深獲西班牙人崇拜與讚美，尤其他的最後一戰——即與病魔作殊死搏鬥，贏得世人的欽

佩。記得在今年十月十七日，他離開一項例行內閣會議之後，他的醫生宣稱他得了輕微的感冒，接着他連續取消了幾次會議，因而謠言四起，甚至謠傳他已去世，王宮發言人承認佛朗哥正患有心臟病。但從此病情不斷變化，經醫師診斷他尚患有肺水腫、內出血、腎臟病和血凝塊等，死神已迫近了佛朗哥。於是醫生們決定爲他動手術，竟然在一天內先後動了三次大手術。由於佛朗哥個人頑強的求生意志，曾一度呈現康復的跡象，但終於同生之術。可是他能與死神搏鬥三十三天之久，其勇氣、魄力與毅力深獲西班牙全國人民的欽佩。他們認爲，佛朗哥元帥是以高度西班牙傳統風格，面對這最後一場英雄式的戰鬥^⑦。

三 佛朗哥對西班牙的功過

佛朗哥元帥不僅是一位軍事家，具有軍事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政治家，具有政治的藝術。就對外關係而論，佛朗哥雖然深切了解其所以能贏取內戰的最後勝利，是因爲德國納粹的希特勒與義大利法西斯的墨索里尼大力支持與大量軍援下成功的。所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能不時給予軸心國家道義上的支持，然而却巧妙的逃避德義兩國假道的壓力，抗拒希特勒脅迫他進攻直布羅陀英軍的要求，使西班牙未捲入戰爭的漩渦，保持戰後的獨立地位。一九五三年與美國簽訂了借用軍事基地協定，使民主國家在地中海岸獲得了穩定的反共基石。更使西班牙成爲歐洲地區堅決的反共堡壘。就對內政策而言，雖然他與其他民主國家不同，不允許反對黨派的存在；對人民的基本自由也有若干的限制，大家都認爲他是歐洲的一位右派獨裁者。但是他所實行的經濟自由制度，不但將西班牙由農業國家帶向了工業國家，而且使西班牙的經濟成長率，每年均在百分之十以上，與其鄰國的葡萄牙等政局的動盪不安，實不可同日而語^⑧。

西班牙在佛朗哥元帥的領導下，渡過了政治孤立和經濟困難，不僅使西班牙人民過着安定、繁榮的生活；同時更使西班牙在西方社會中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尤其佛朗哥元帥能以鐵的意志與手腕統治西班牙，摧毀蘇俄所支持的人民陣線，使西班牙免於被赤化，而能全心全意從事建設，發展旅遊觀光事業，使馬德里成爲全球觀光勝地。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爲了適應西班牙的保守傳統，於一九四七年六月，由西班牙國會通過一項「國家元首繼承法」

規定，等於宣布恢復君主政體，但是他自己不登王位，只是担任國家元首的職務。並且依照國會的授權，於一九六九年提名卡洛斯王子在他逝世或退位後，爲西班牙國王及元首，使西班牙政局不致有重大的波動，這也是佛朗哥元帥維持西班牙三十多年和平與安定的主要關鍵。所以儘管西歐國家對佛朗哥元帥實行專制獨裁，與希特勒、墨索里尼交往過密而不滿；反對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其不能成爲歐洲共同市場的一員；然而西班牙人民對佛朗哥的擁護愛戴，可從其遺體移往王宮，供人民瞻仰時，有的人痛哭失聲，有的人哀慟昏厥，有的人跪地伏拜等可見一斑。

不過佛朗哥元帥在晚年，遭遇了不少國際與國內的難題。一方面，有要他緩和獨裁統治的國際要求，特別在今年十月份佛朗哥下令處決五名暴徒，導致十六國杯葛，並召回大使；摩洛哥飛機發動卅五萬人和平進軍西屬撒哈拉運動，使佛朗哥窮於應付。一方面他又受到國內右派分子的壓力，要求嚴厲對付叛亂的地下組織；巴斯克(Basque)組織的主張巴斯克省獨立；「反法西斯愛國革命陣線」的共黨叛亂，釀成暗殺、恐怖活動的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又受了國際經濟不景氣、石油危機及能源缺乏的嚴重影響，使西班牙的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十六，失業工人亦超出六十萬^⑨，工業衰退，經濟上呈現蕭條不振的現象。再加上「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佛朗哥竟然一反過去堅決反共的立場，而承認毛共，無異引狼入室，造成西班牙無窮的禍害^⑩。因此今天西班牙陷入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困境，佛朗哥元帥也要負重大的責任。

四 西班牙政權的移轉

佛朗哥元帥在垂死時，曾發表了一篇政治遺囑，他強調：「由於我對祖國的熱愛，我要求大家保持團結與和平，並以大家過去對我所付出的感情和忠貞，去協助未來的西班牙國王卡洛斯，我請求大家時時刻刻把我從各位那裏所承受的合作精神，給予卡洛斯。」^⑪可見佛朗哥元帥在病危時，仍不忘提醒西班牙人要提高警覺，貢獻個人力量，謀求國家最高利益，在新國王卡洛斯的領導下，團結合作。如今卡洛斯王子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在西班牙馬德里的國會，有一百位外國特使的觀禮下，舉行了一項莊嚴的儀式，宣誓效忠西班牙基本大法及國民運動的原則。接着由攝政會主席正式宣布卡洛斯王子

爲西班牙國王，封號爲「卡洛斯一世」。而卡洛斯國王在即位演說時表示，他將以全部的精力與時間爲國服務，他說：「新的時代已經開始，同時保證王室將儘量與人民在一起，作爲憲政的維護者及社會公平的促進者。」^⑭因而卡洛斯國王的登基，繼承了佛朗哥元帥的政權；恢復了西班牙中斷四十四年的王制；使西班牙成爲歐洲第七個主要王國。

卡洛斯國王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誕生於羅馬，爲波旁（Bourbon）家族的一份子。波旁家族曾一度雄踞法國、西班牙、西西里和奧地利的王座，卡洛斯爲西班牙最後一任國王亞爾豐索十三世的孫子，也是巴塞隆納伯爵唐璜（Don Juan）之子，是一位風度翩翩的有爲青年。曾受過王室子弟所必須經過的各種訓練，並入海、陸、空三軍學校就讀，同時又在馬德里大學旁聽文哲、社會、政治、經濟等課程，精通五國語言。他經常追隨在佛朗哥元帥左右，深受佛朗哥寵愛，而有意提携及培植他成爲佛朗哥的繼承人。現在終於如願以償，西班牙的政權順利地由佛朗哥元帥轉移到卡洛斯國王手中。卡洛斯國王將如何領導西班牙，而西班牙未來的前途如何，成爲世界各國人士所注目與談論的課題。

五 西班牙政局展望

目前由於西班牙局面混亂，卡洛斯國王甫告登台即面臨重大的挑戰與考驗。由於內部反對黨派反對西班牙繼續實施君主政體，多次聚會準備阻撓卡洛斯登基，打擊卡洛斯執政；有共黨左派份子企圖推翻政府；有巴斯克組織從事恐怖暗殺活動；有部分「軍民主聯盟」拒絕接受卡洛斯統治……，使初立的卡洛斯政權即陷入風雨飄搖之中。不過西班牙人民對卡洛斯國王的統治能力與領導才能充滿信心，因爲卡洛斯國王受佛朗哥元帥培植監護達二十七年之久，並曾一度於一九七四年代理元首職位，頗受人民愛戴。尤其多數軍事領袖對他宣誓效忠與支持^⑮，而全國人民祈求和平、安定與繁榮，相信這位三十七歲卡洛斯國王必能不負衆望，藉實施政治、社會與經濟的改革，賦予人民更多的自由，來贏取三千五百萬百姓的心。誠如他在即位演說時所表明：他不要讓任何人以爲他的大業已被遺忘，也不要讓任何人以爲他享有「特權」^⑯。

至於西班牙未來的對外政策，卡洛斯國王一再強調：各國有它自己的特

性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並重申西班牙是一個歐洲國家，希望與歐洲各國互相尊重互相諒解。他將爲西班牙領土的完整而努力。

由於卡洛斯國王如此明朗表示其對外的原則與態度，我們可預料的是：第一、西班牙將主動的改善其與歐洲各國、歐洲共同市場，乃至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關係，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使過去歐洲各國對西班牙的不滿，隨佛朗哥元帥的逝世而消釋。第二、卡洛斯國王更會堅持反共的立場，以免重蹈其鄰國葡萄牙爲左傾份子所把持，在北非與殖民地進行戰爭的覆轍^⑰。第三、對於美國，可能是卡洛斯國王所要爭取的對象，特別在佛朗哥元帥逝世前，美西已達成的協議——延長美西友好防衛協定五年，美國繼續保有在西班牙的三個戰略軍事基地，即羅他（Rota）海軍軍事基地，沙拉哥薩（Saragosa）及托瑞瓊（Torrejon）空軍軍事基地的使用權^⑱；西班牙不會因爲卡洛斯國王的登台而有所更改。福特總統在獲悉佛朗哥元帥去世後，曾發表聲明，「美國將繼續採取友好與合作的政策，該項政策已成爲美西兩國間現有良好關係的試金石。」^⑲第四、對於蘇俄，可能會恢復對西班牙的外交關係，但全視西班牙新政權的性質而定。佛朗哥元帥的逝世，無疑拔出了蘇俄的眼中釘、肉中刺。然而蘇俄人士却明白表示：「蘇俄將不與即使沒有佛朗哥的佛朗哥主義的政權恢復外交關係」^⑳。可見蘇西關係正常化，似乎仍有一段距離。

總之，佛朗哥元帥的逝世，就歐洲官員的評論，已掃除了西班牙加入歐洲國際社會的最大障礙。今後西班牙能否在西歐防務上担任重要的角色？西班牙能否成爲西歐社會的一員？西班牙人民能否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乃至西班牙能否步上民主、法治、繁榮、安定的道途，端賴卡洛斯國王的新政府能否把握方向，不斷致力於革新、進步，爲西班牙開創新機運，開拓新前途了。

註①合衆國際社馬德里十一月廿日電。

註②美聯社馬德里十一月廿日電。

註③Time, Nov. 3, 1975; Finis, 36 Years of Iron Rule, p. 23.

註④台灣新生報，新聞人物介紹，佛朗哥的一生。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第四版。

得到蘇聯、古巴、莫三鼻克等共產國家之承認。大批蘇聯坦克、飛機亦源源而到。據說蘇聯現有約四百名軍事技術顧問人員直接參予安哥拉戰事，古巴約有三千名部隊，莫三鼻克亦有數百名精銳部隊共同協助羅安達之防衛。

葡萄牙政府並未予這兩個共和國任何承認。傳聞葡總統戈梅斯曾一度致力於謀求葡革命委員會承認MPLA為安哥拉之唯一合法代表，但未成功。葡京親FNL及UNITA人士亦想發動一個支持此兩派的大規模示威，但只聚合了數百人，不甚成功。

美國政府已表示不承認內托之人民共和國，對其他兩派之共和國則未表示。美並指責蘇聯不應直接捲入。

(十一月十九日補識)

① K. L. Adelman: "Report from Angola," *Foreign Affairs*, Vol. 53, No. 3, April 1975. pp. 561—562.

② René Lefort: "Angola: guerre civile et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1975, pp. 1—7.

③ K. L. Adelman: op. cit., p. 560.

④ G. M. E. Leistner: "Southern Africa-today and tomorrow," *Bulletin*, Vol. XII, No. 10, 1974.

⑤ M. A. El-Khawas: "Foreign Economic Involvement in Angola and Mozambique" *Issue*, Vol. IV, No. 2, Summer 1972, p. 24.

⑥ G. Conte: "Révolte sans fin en Angola IV" *Le Monde* le 6. janvier 1972, p. 7.

⑦ M. A. El-Khawas: op. cit., pp. 21—23.

⑧ Ibid, pp. 21—22.

⑨ K. L. Adelman: op. cit., pp. 558—559.

⑩ "Portugal in Africa-Historical Perspective" *Bulletin*, Vol. XII No. 6, 1974, pp. 236—238.

⑪ 及 T. Okuma: *Angola in Ferment*, 1962, p. 33.

⑫ J. Carion: "Le Portugal après Salazar"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69, p. 14.

⑬ P. Enahora: "Africa's Forgotten War" *African Affairs*, No. 7, (1972) p. 19.

⑭ 及 U. N. Monthly Chronicle, November 1971, pp. 78—79.

⑮ *Le Monde*, le 30, April 1974, p. 12.

⑯ G. Conte: "L'Angola au boad de l'indépendance" *Le Monde*,

le 14—17, mai 1975.

⑰ K. L. Adelman: op. cit., p. 566.

⑱ B. Davidson: "South Africa and Portugal," *Issue*, summer 1974, Vol. IV, No. 2, p. 11.

⑲ M. A. El-Khawas: op. cit., pp. 22—24.

⑳ Ibid, p. 24.

㉑ J. Marcum: "The Politics of Indifference: Portugal and Africa a case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sue*, Fall 1972, Vol. II, No. 3, pp. 12—14.

㉒ G. Conte: op. cit., le 16, mai 1975 (*Le Monde*).

㉓ *Le Monde*, le 16, juillet, 1975.

㉔ *News Week*, July 28, 1975, p. 17.

㉕ *Le Monde*, le 25 September 1975.

——上接第77頁——

註⑤楊宗元著·西班牙政局淺析，問題與研究，第八卷第九期，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第三四頁。

註⑥*News Week*, Nov. 10, 1975, Spain: So near yet so far, p. 24.

註⑦黃西玲譯自時代週刊·佛朗哥的最後之戰·台灣新生報·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三版。

註⑧全註④。

註⑨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3, 1975, After Franco: Spain at the Crossroads, p. 55.

註⑩自從西班牙承認毛共之後，使毛共有公開活動的機會，並滲入巴斯克組織，從事反政府的活動，加強叛亂暴行。

註⑪此篇遺囑是由西班牙總理艾利亞斯(Premier Carlos Arias)於十一月廿日全國電視廣播中所宣讀的。

註⑫中央社馬德里十一月廿二日電。

註⑬全註①。

註⑭全註②。

註⑮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10, 1975, Transition in Spain like a bullfight—A step at a time, p. 25.

註⑯全註③。

註⑰合衆社華盛頓十一月廿日電。

註⑱法新社莫斯科十一月廿日電。

註⑲全註③。

註⑳全註③。

註㉑全註③。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完稿)